

东邻搬走后,宅基地空下来。人不住,草住。也就两三年,高矮胖瘦的花草树木拖家带口赶来,空地被挤得满满当当。土不守寡,跟人是过,跟草木也是过,它才不会虚度光阴。

站在二楼看,挨挨挤挤的草,齐刷刷仰着头,铁齿苋、涩拉秧、黄老蒿、狗尾巴草、飞蓬、苘麻……你拉我,我拉你,赶考似的热闹。叶片上,露珠汗珠般密密匝匝,仿佛赶了一夜的路。不是仿佛,本来就是,每一株草都是一个夸父,追逐太阳,追逐月亮,追逐星辰大海。

看,还举着冲锋号呢!那些喇叭花,攀缘在铁齿苋和苘麻上,向四面八方吹得正艳。

这些喇叭花,多像儿时课本里的插图——那些红军战士,吹着军号,翻越高山,涌向敌人。喇叭花也有自己的理想。在一众荒草里,它们身子太弱,要搀扶着才能站起身,抽出一片叶子。它们要比其他草长得慢一拍,达到草木顶端,就要昼夜兼程、多走一些时辰。

喇叭花还叫“勤娘子”。公鸡叫头遍,它们也吹着喇叭启程了——开花。披星戴月,它们比人还勤劳。待太阳从露水里孵出,它们已蜿蜒赶了一两片叶的路程。虽然是藤蔓,却比涩拉秧等温婉得多,不会倾覆、勒死寄主,只会见缝插针,在寄主

我不化妆,除拍婚纱照,其余时间都是素颜朝天。然而,我却喜欢给指甲“化妆”。一年四季,我的指甲大多数都以彩妆示人。我喜欢看着指尖精亮的色彩,灵动的图案,这能让我在浮躁的日常中品到一丝甘甜。朋友经常会调侃我的这份悠闲,觉得是因为我家务做得少才会这样折腾。其实,这份指尖情节,得益于母亲从小给我播下的“美丽种子”。

我们家姐妹三人,长在那个物质严重贫乏的时代。母亲无法给我们任何娇养,但每到夏季指甲花盛开的季节,她总是会在有限条件里,让我们体验一把属于女孩的快乐——给我们包指甲。

估计因为家里女孩多吧,我们家的篱笆边,一直都会种植指甲花。一般在五月份,指甲花就会相继开放。盛开的花朵呈立体状,以红色白色居多,宛若飞舞的蝴蝶。常常在忙完一天后,她会让我们把鲜活的凤仙花摘一些下来。然后,加上一点点白矾把花瓣碾碎。等花泥出水以后,再把碾碎的花瓣敷在手指甲上,用豆角叶扎起来。最后用线牢牢地绑住,不要让叶片散开。过上一夜,第二天起床,解开棉线,手指甲就变成浅橘红色。想要正红色,连续包上三天就可以了。而且,颜色红润自然,能够保持数月。

刚刚包好的指甲还不是最美的时候,因为指甲花汁液会把指甲盖周围的皮肤一起染红。等过上七八天,皮肤上的红色褪完后,指甲上的红色就会露出最美的笑颜。每当看到漂亮的红色覆盖在手指上时,都会觉得平凡的自己也是美丽的。不过,有时也会担心被老师批评。所以,刚染好后,上学时都会下意识地

草木为师

葛亚夫



梦 李陶 摄

的枝叶间抽叶、开花,给日渐衰微的草木注入一线生机和灵气。这是喇叭花骨子里的秉性,也是他们恪守的情操。

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。这是千百

年来世人勤劳的日常,“勤娘子”还要勤劳一些,它们起得更早。凿清露而饮,耕星月而食,朝开暮落,所以喇叭花还有个名字,叫朝颜。

纤细的藤蔓,犹如勾连书简的

指尖情结

李小娟

将手藏起来。等没人时,自己一个人偷着乐。我很幸运,在我染指甲时没有一次被老师批评过。这份小小的美丽,让我单调的孩提时代也有了一抹难以忘却的亮色。母亲,也用这样的方式让我明白:女孩,该有一份追求精致的情怀。她把这份精美,一直帮我们延续到成年。

成年后,生活条件慢慢变好。这时,听到了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的说法。不过这个说法,与我无关。我的喜欢就是基于喜欢,无关其他。挣工资了,更热衷于买各种瓶子包装的指甲油。也许是基于童年的记忆吧,我只买红色的指甲油。粉红,大红,玫红等各种红,都是我的最爱。指甲油颜色更亮丽,而且还不会把手指皮肤染红。初看,很美。但是,保持的时间却很短。一周左右,就开始斑斑驳驳地掉落。这个时候,残存在指甲上的红色,就显得特别扎心。所以,用过一段时间后就果断舍弃了。还是继续在指甲花盛开时,用最古老的方式延续指尖的美丽。可惜的是,一般每年只能美一次。没有指甲花的季节,这份指尖美丽就没有源泉。

2005年时,很偶然地让我从新同事那里学了一个新名词——画指甲。在她的引导下,生平第一次在县城一个精品店画了指甲。当时美甲师在我十个手指上,轻轻打磨之后先涂了一层透明色,等晾干后又

涂了一层,共涂了三层。然后,用一支类似于毛笔的细笔,在十个手指盖上点缀了几朵粉色的梅花。有的指甲上一朵,有的两朵。花的位置,各不一样。十个手指画完后,放在一起,俨然一幅灵动的梅花争艳图。看到被装饰得耳目一新的指甲,内心如清泉流过。

随后,我每隔几个星期就会去画一次指甲。虽然距离县城有四十多里路,但我的热情丝毫不受影响。从一开始的每次五元钱一直到一次十五元,继续了有三四年。这份指尖美丽的描画,以及带给心灵的那份满足,温暖了我琐碎平淡的生活。看着指尖轻舞的各种图画,心也会随“指”飞扬。

后来,做指甲的人越来越多,而所用材料也越来越精美。蔻丹的流行,让指甲上的美丽更丰富。笔绘、勾绘、喷绘、贴钻,光疗树脂等等,让人眼花缭乱。颜色更是缤纷多彩,但我依然钟情于各种红。玫红、正红、酒红,是最近几年做得最多的颜色。尽管报刊总有关于做指甲不健康的说法,然而我还是无法割舍对它的钟情。虽不至于像蔡依林说,她如果没有涂好指甲出门,就像全身被人剥光了似的。但却不想所有的日子都得按照一定的条条框框过,我依然任性继续着我的指尖情怀。

忙忙碌碌的生活中,心情欢畅时会去做指甲,沮丧失落时也会去

棉线,在草木间穿针引线,编撰一册草木史。喇叭花或浓或淡,穿插其间,秋天有了红袖添香的韵致。同样编撰史书的司马光说:“清晨始开,日出已瘁。花虽甚美,而不堪留赏。”时光如水,沧海桑田,王朝、宫阙和山川都留不住,何况喇叭花呢?花开花落,道法自然,相对于望花兴叹的“留赏”,朝颜更青睐于“流芳”。

知进退,明得失,懂取舍,识大体,有敬畏。这般格局与学识,在先贤总结出来前,喇叭花就已践行亿万年。人过得是时间,草木过得是时节,人远远没有草木的节制和从容。

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里收录一则喇叭花的轶事。有个农夫被痼疾所困。后来,他用喇叭花种子治愈了顽疾。为表示感谢,农夫就牵牛去致谢。于是,喇叭花也有了牵牛花的称谓。

草木有本心。牵牛花满满的仁爱之心。在草木的罅隙里讨生活,它们也牛一般苦命。药书上记载,牵牛子“苦,寒。有毒。泻水通便,消痰涤饮,杀虫攻积”。这分明是在用自己的一生作药引,把毕生所经历的苦难和风霜,凝聚成一味苦口良药,悬壶济世。

有理想信念,有道德情操,有扎实学识,有仁爱之心。这是好老师的“四有”,喇叭花也一样不缺。所以,我们不妨拜草木为师,多访自然,聆听草木的不言之言、不教之教。

做美甲。每次看着新做的指甲,心就会有一种隐隐的幸福感。似乎所有的不如意,都会消散在这小小的指尖天地。干活时总会在不经意间,伸直手指,静静品味一下。那种独有,会让心弦微微一颤。瞬间,美妙就会爬上心尖。枯燥,也会褪色不少。这份被隐藏的低调美丽,让我感觉自己除了在忙碌中当“汉子”,也有女人的一点“小资”情趣。

实际上,美甲的历史源远流长。古埃及人就率先用臃羚的毛皮摩擦使指甲发亮,并涂以散沫花汁使其呈现迷人的艳红。在我国唐朝时期,已经出现染甲的风尚。元末明初的诗人杨廉夫在他的诗中,也曾描写过女子美丽的指甲:“十尖尽换红鸦嘴……数点桃花汛水流。”无论是哪个民族、种族,对美的向往和崇敬之心都是相同的。爱美是人的天性,更是女人不变的情怀。

后来,这份指尖情结,也慢慢地延伸到指间。护肤品,我最喜欢买护手霜。首饰,我则最喜买戒指、手链。就想给自己,在小小的指间世界,留一份简简单单

的美好。女人原本不易,就让这点指间情结,偶尔为我们平淡无奇的人生做个装点吧!

这美丽的种子是母亲给我播撒的,这美丽的指尖情结,也将伴我在纷繁的生活中继续前行……

